

裁军谈判委员会

CD/PV.173

21 April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第一百七十三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4月21日星期三

下午6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大川美雄先生（日本）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勒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戈德罗先生

中国:

田进先生

林成先生  
胡小笛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冈萨雷斯先生  
加西亚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特吕卡先生  
齐马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巴林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南言拉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雁塔先生
	包勒德先生
<u>摩洛哥:</u>	拉哈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u>荷 兰:</u>	范东根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u>尼日利亚:</u>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u>巴基斯坦:</u>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u>秘 鲁:</u>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
<u>波 兰:</u>	苏伊卡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u>罗马尼亚:</u>	梅列斯卡努先生
<u>斯里兰卡:</u>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列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隆丁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纳扎尔金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洛什希宁先生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克罗卡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米德尔顿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霍因克斯夫人  
米斯克尔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帕尔多先生

南斯拉夫: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士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3次全体会议开始。

今天委员会继续审议各附属机构的报告以及委员会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提交的特别报告。和通常一样，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的规定，委员会成员可在任何时候就有关委员会工作的任何问题发言。

今天在审议工作之前，我想请委员会通过载于1982年4月21日第67号工作文件的决定草案。该文件是关于设立委员会议程项目1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就此我想作下列发言。

尊敬的代表们，你们会记得，为草拟全面禁试工作小组职权范围而设立的小组是在我的尊敬的前任阿莱希大使的主持下于3月19日开始其工作的。自那时以来，确切地说在过去的五周中，委员会成员们不断努力以拟出一份大家都能接受的职权草案。我们的工作很艰巨而且工作时间也很长。今天上午，我们得知所有的代表们和所有的集团都能接受我有幸提交给你们的案文，所以我们的努力已获得了圆满成功。在提交这份载于第67号工作文件的案文时，我必须提及我们尊敬的秘书、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的名字，当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准备放弃希望的时候，他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贾帕尔大使的帮助使我们终于转危为安，所以我们就把案文称为J-1和J-2，我可以说我们是充满深情而这样做的。我对他给予我们的巨大帮助表示感谢。这一案文的文字可能每一个代表团都不会感到完全满意，但它容许可以在一定的灵活程度上加以解释。工作小组实际的工作计划必然是小组在1982年第二期会议开始后将进行详细讨论的题目。一旦开始实质性讨论，以及各代表团开始——我援引拟议的职权——“通过实质性审查，讨论并确定有关核查和遵守的一些问题，以期能为达成核禁试取得进一步进展，”那么，依我看，它们就会发现存在着大量的与核查和遵守有关的问题。各代表团到时候一定会发现自己正在讨论或至少正在设法讨论如此广泛的问题，而会使该工作小组未来主席感到其工作大为棘手。但是这将是夏季会议的事情了。今天我刚要对本委员会所有代表团表示深深的敬意，感谢它们作出的重大努力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建设性的妥协精神。每个代表团都有其自己的问题，困难的问题，不仅是文字上的问题，而且也是关于实质或甚至原则的问题，我相信，它们都经历过极度痛苦的时刻，特别是在同它们自己国内的领导进行讨论或甚至争论时。它们说服了它们自己的政府，



(主席)

并使委员会达成妥协，我认为这种妥协是合情合理的和光荣的妥协。我再次向所有代表团的努力表示赞赏，特别是阿莱希大使和贾帕尔大使所作的努力，并向委员会提交载于第67号工作文件<sup>1</sup>的职权草案。我是否能认为委员会已通过这一职权草案？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我现在请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苏伊卡大使阁下就其工作小组的报告发言。

苏伊卡先生(波兰)：主席先生，我谨通过你通知裁军谈判委员会，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昨天晚上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报告中的某些变动。然后，小组通过了已作下列更改的报告：

第1页第1段第12行，在“武器”一词后插入下列括号：“(CD/48, CD/112)”。

在第1段的结尾，加入下列句子：

“根据题为‘化学武器’的议程项目提出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文件，以及工作小组文件的一览表，其中包括工作文件和会议室文件，均载于本报告附件中。”

---

“根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120段的规定，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执行其作为裁军多边谈判论坛的职责时，决定就其题为‘禁止核试验’的议程项目1设立特设工作小组。”

考虑到首先是就具体问题的讨论能促进核禁试谈判的进程，委员会要求特设工作小组通过实质性审查，讨论并确定有关核查和遵守问题，以期能为达成核禁试取得进一步进展。

特设工作小组将考虑所有现有的建议以及今后的倡议，并将在1982年会议结束前向委员会报告其工作。之后，委员会将就随后的行动进程作出决定，以期能在这方面完成其任务。”

(苏伊卡先生，波兰)

第3页第8段，在第9行的结尾加上“以及不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部署化学武器的规定”。

第8段第11行，在“国家”和“手段”之间加入“技术”一词。

在第CD/281号文件的结尾，加入一份列有有关化学武器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文件以及工作小组文件的附件。

文件一览表已复印并分发给大家。如果代表团需作补充，我建议它们应相应地通知秘书处。该报告作了如上修改后，我认为它可以被纳入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中。

主席：我感谢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发言。

现在我请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韦格纳大使阁下就其工作小组的报告发言。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根据一些代表团的建议，如同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先例那样，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今天也召开了一次短暂的额外会议，审议报告中的某些部分，纠正了一些技术错误并作了某些修改。如蒙你允许的话，我想宣读一下对带有星号的第CD/284号文件的英文本所作的修改。

昨天，在提交报告的时候我宣读了某些改动，我认为，如果我现在把所有的更改宣读一遍，各位代表就会感到更为清楚，并能对他们手头的文件进行修改并核对一下以前的改动。标题应改为“……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特别报告”。第4段第2行，在“工作小组”后面请加进“在（匈牙利）大使科米韦斯博士的主持下”一句，下文照旧。第2页第6段的倒数第2行中应删去“衰变产生的辐射”等字。第3页第16段的第8行，在“进攻”后面，加进一句：“一些代表团对委员会处理这一问题的资格明确地保留自己的立场”。同一页的脚注中，在第5字后面加进“为了本报告的目的”。第4页没有改动。第5页第26段第1行的最后一个字应改为复数形式，即“Provisions”。

第28段的改动较大，全文如下：“大家普遍认为，条约应在比迄今为止所讨论的25个较少些的国家交存批准书后生效，在这里，有人提出了15国这个数字有些代表团重申了他们的立场，即该条约应在得到包括核武器国家在内的25国政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府的批准后生效。”

仍是第5页上的第27段中，倒数第2行的最后几个字“观点”应改为“分歧”。第30段第2行，在最后一个字“中心”的前面加上“和”字，第31段倒数第5行，在“有人指出‘后面应加上’对这类设施的攻击会”等字。

第32段中，大家同意作一些小小的补充，以便使文字更清楚，主席先生，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把整个段落念一下是明智的：“一些代表团建议，禁止攻击核设施应尽可能全面。他们认为，既然基本目标是要防止大规模的毁灭，就没有理由把民用和军用设施加以区别。他们还认为，对这两种设施的攻击都会造成大规模的毁灭。然而，他们认为，大规模的毁灭并不是这一问题上的唯一标准。他们争辩说，拟议的文书的一项重要目标是要恢复各国关于和平核计划的信认，他们认为，在以色列攻击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和平核设施之后，这种信任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因此，他们争辩说，禁止的范围不仅应包括较大型的核燃料循环设施，也应包括较小型的研究反应堆和其他设施。他们认为，排除后者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严重歧视。”这一段的最后一句照旧。

第33段第4行，以“功率”代替“效应”一词。往下三行，以“在这方面，这些代表团特别强调指出”一句中删去“这些代表团”等字。同样在第34段，第2句补充些新措词：在“部分禁止将会……”之后加进“他们认为”。

在第35段的最后加上下列句子：“在前段引用其工作文件的那个代表团提请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即在这方面，该文件中还载有下述声明：‘在一项国际文书中保护军事设施的政治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看来必须将这些设施排除在一项公约之外。’”第36段也需修改，改为：“然而有些代表团指出，这种可能涉及的政治困难并不足以说明应该实行部分禁止。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将有可能会使战争中的大规模毁灭合法化。”

最后，工作小组决定仿效其他工作小组的做法，增加一份有关工作小组工作的所有文件的一览表。秘书处现在正根据现有的文件编排这份一览表。

主席先生，我想提请你注意，由于载于第58/Rev. 2/Corr. 2号工作文件的委员会总报告中将对第4段、第11段和第12段加上新的一段，因此可能会出现某些重复。但是我认为秘书处可视情况防止可能出现的重复，因为小组已经表示，如果可能的话，应避免这类重复。

(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以上这些就是我作为工作小组主席想说的话。现在我想简短地谈谈有关我的主席职务的问题，主席先生，我事先已跟你打过招呼想作一简短发言。

主席先生，昨天晚上在你主持的非正式会议上，苏联代表作了下列发言，我从英文译文中摘录如下：

“……出现了这种情况，即尽管有人坚持要求某个工作小组的主席不要歪曲该小组的情况，但还是出现了歪曲情况的现象……”并进一步说，

“如果在报告中出现对该小组情况的不正确反映，而且这种情况又由不怎么民主的办法获得通过……”

这是些严重的指责，某个工作小组的主席在委员会成员面前被指责为蓄意歪曲其工作小组的报告，并且在行使其职权时有不民主的行为。据我所知，本委员会中还没有出现过对其他任何代表如此程度的个人指责。如果这种现象正成为我们工作方式的一部分，那么我预料其后果将是非常不幸的。因此我认为苏联代表的话是不能不予纠正的。

许多代表团告诉我，根据他们的理解，这一指责显然是针对我的。这就需要加以澄清。因此，主席先生，我谨通过你，要求苏联代表对此作出充分的澄清。如果提到的工作小组主席就是指我的话，我希望他在这次会议上正式表示道歉。

主席：我感谢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发言。作为委员会的主席，我想说我曾被人指责过太专断，也被人指责过太民主。我想，主席这个职务是会招致这些风险的。当主席命定要遭受千万种指责。我希望讨论这一问题的时间不要花得太多。

秘书处将在晚些时候分发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这两个工作小组的经修改过的报告。同时，我认为委员会准备通过四个工作小组的报告，即载于第CD/281号文件的并经修改的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报告，载于第CD/283号文件的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的报告，载于第CD/284号文件的并经修改的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的报告，以及载于第CD/285号文件的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工作小组的报告。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了这四个工作小组的报告。

(主席)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现在请允许我转到第58/Rev.2和第58/Rev.2/Corr.1和2号文件，其中载有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草案。我是否能认为本委员会愿意通过这份特别报告草案。没有反对意见。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尊敬的代表们，到目前为止，要求在今天发言的有下列17个代表团：加拿大、比利时、美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联合王国、瑞典、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日本、尼日利亚、印度、斯里兰卡、委内瑞拉、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中国和墨西哥。我现在请名单中的第一位发言者加拿大代表麦克费尔大使阁下发言。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说，我国代表团看到你在委员会第一期会议最后的困难日子里主持工作是多么的钦佩。考虑到即将召开的第二届特别会议，我想泛泛地估计一下委员会的工作，并就一两个具体问题发表评论。

委员会马上就要休会了，当它复会时，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已经结束了。因此现在不难说出我们关心的是些什么问题。第二届特别联大将同样考虑这些问题。但是，委员会负有独特的责任——谈判。联大的常会不会——也不可能——进行谈判。特别会议也不是个谈判的论坛。在这种情况下，请允许我们根据委员会的责任审查一下它的表现。

无疑，大家都会同意：裁军谈判委员会自1978年第一届特别联大结束后设立以来，其记录是好坏掺差的。扩大委员会的工作和迅速增加会议次数(秘书处已很好为我们记了下来)看来与成果并不成正比。程序性问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就某些情况来说，值得怀疑的是，各工作小组的根本目的——谈判——是否已有降到第二位的危险，因为在各小组中宣读各自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的趋势在增长。

但是，经常缺乏谈判的真正动力，这难道不是委员会面临的最大困难吗？只有谈判各方愿意作出妥协，以便达成相互同意的目标，这种动力才能出现。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人们经常向本委员会提出要求和倡议，但所有这些是否与任何更大的讨价还价有关呢？它们是否有助于通过谈判取得进展呢？例如，所有那些想围堵核“危险”区并要求保证对核设施作保护的国家——这是大家的共同目标——是否都愿意对将来控制核武器潜力一事承担具体的义务呢？

而且，表明愿意谈判的泛泛声明之后并不总是接着就会对谈判进程作出真正的贡献。例如，关于二元化学武器前体的毒性决定因素的辩论，对所拟议的条约的目的而言是否有价值，尚有待证明。同时，地震专家工作小组未能就一份加长的进展报告达成一致意见，这也使人感到忧虑。因此，公开声明的意愿和实际的表现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

然而，裁军谈判委员会无法比国际形势所允许的多前进一步或走得更快些。如果在大问题上进展缓慢，那主要是因为国际气氛不允许它进展得快些。

我在一开始就讲了委员会工作中许多消极因素。这些因素总起来说会产生一个不可回避的结论：自从委员会成立以来，它一直未能就有关军备管制和裁军的任何问题达成过任何协议。但是，这是否就是我们应作出判断的唯一基础呢？我认为也不是，因为委员会尽管存在缺点，但仍是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中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如果它不存在，它肯定会被建立起来；如果它被解散了，其他机构肯定会取而代之。因此，我们不应根据已取得些什么而应根据一旦条件合适之下它可能取得什么成果来估计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价值：以这种眼光来看，我们现在已有某些有希望的迹象。

首先是设立了委员会的各工作小组。只要主题和时机是正确的话，这些小组仍然是就军备控制问题进行认真谈判的行动论坛。化学武器工作就是一例，该小组的职权扩大后，在最终缔结一项化学武器条约方面继续在取得真正的进展。

第二个迹象是设立了大家所知的“附属机构”，以及其他形式的集体努力。我刚说地震专家工作小组有其困难，但它也有成功之处；显然我们应该在成功的基础上发展。同样，化学武器“集中会议”所从事的实际工作使委员会能集中精力讨论对最终缔结一项条约有重要意义的技术问题。这些会议价值极大，一个不小的原因是，各代表团主张的原则性观点往往让位于实际问题，而这些实际问题是必须在真正达成一项条约之前加以解决的：在这里，讨论代替了辩论。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第三个迹象是裁军谈判委员会表明有能力向值得花力的方向前进。设立一个讨论全面核禁试条约某些方面的工作小组一事现已接近于可成现实。就该工作小组职权问题的非正式讨论会本身就已使委员会得以更加集中地处理这个关键的问题。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还会成立其他各工作小组，各一小组处理委员会关心的问题的各个具体方面。

在考虑裁军谈判委员会如何才能与第二届特别联大联系起来时，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些问题。有人说，委员会的特别报告应回顾以前的活动，阐述工作情况并相应地提出表扬和批评。我们不同意。确切地说什么是委员会的缺点，想就这一点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是不太可能的。我们还认为大谈过去的情况是不可取的；我们认为最好在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前进——特别报告正应突出这些成果。

我讲有希望的迹象，也讲委员会工作的某些消极面，都是联系第二届特别联大而言的，对许多代表团来说，特别联大在一段时间里是委员会活动的中心点。在制定综合裁军方案时，大家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并发挥了独创性。现在清楚的是，迄今未能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方案的工作必须由特别联大承担。时限问题仍然是唯一最难对付的问题；是否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仍然不清楚。归根结底，这个问题事实上难道不是一个人为的问题吗？只有当各国对它们各自国家安全利益的估计允许它们就综合裁军方案草案中所列的问题进行谈判时，这些国家才会这样做。不管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或是在第二届特别联大上，不考虑到这一点的综合方式看来是不可能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的。

我认为，现在该是开诚布公的时候了。综合方案对委员会的工作会有多少影响？不管怎么说，综合方案基本上仍然是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中的一个议程。但委员会有它自己的议程，第二届特别联大后这个议程还将指导我们的工作，因为这个原因，当委员会重新开会时应集中精力于那些实际的和可实现的问题，这是最为重要的。眼光远大的发言当然有其价值，而且大家都希望第二届特别联大将为世界社会提供这样一种远大前景；但是，委员会必须正确处理那些尘世间的、实际的和可谈判的问题。谈判从来不是容易的，需要同时注意细节和作出让步——特别会议并不是由这些材料构成的。

简而言之，我们不能期望特别会议解决委员会处理的问题，因为特别会议不会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这样做；第二届特别联大后，委员会现在面临的实际问题仍将存在。

这些重大的实际问题之一是核查。这是本届会议的一个主题，如果称不上重要主题的话。在委员会工作中存在最大希望的方面，例如化学武器方面，大家强调得最多的是核查问题。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地震专家工作小组的活动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在核查方面。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将处理核查问题。另一方面，在达成相互满意的和普遍的消极安全保证方面所固有的难题之一是，就其性质来说，这种保证是无法核查的：它涉及的不是军备，而是主观意图。也许关于核查这节课只是最近才学到的。许多人认为核查会增加信任，不会减损信任。过去缔约的一些条约中没有充分核查的规定，结果表明它们是软弱无力的。过去也曾缔约过一些根本无法核查的条约，例如布里昂·凯洛格条约，这是一项宣布战争为非法的条约。正是这一历史经验使许多人在讨论无法核查的建议时感到烦恼。他们认为，而且我们也确实同样认为，如果法律能获得大家同意并获得强制执行，那么法律才能成为法律。就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国际协定来说，就需要通过核查予以执行。

刚才，我提到了委员会工作中的三个积极的迹象。还有第四个。委员会已经越过了作为抽象原则的核查的讨论，现在正在审议核查的手段。分歧可能不象以前那么多了，解决办法在望，如果还没有到手的话。

解决核查问题很难算是件了不起的事。但它总是件根本性的事。第二届特别联大显然无法做这一工作。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做这件事。

有这么些人，他们一边原则同意核查，一边却担心，坚持绝对核查或差不多绝对核查是一种旨在避免在其他军备管制和裁军的实质性问题取得进展的手段。很容易对这种忧虑给予同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的目的应是寻求充分而相互能接受的核查措施。我们相信，只要有耐心和效力，这是可以办到的——即使是在化学武器核查这类技术要求很高的领域内也是可以办到的。同时，如果没有适当的核查规定，是不可能达成任何重大协定的。因此让我们顺此而行吧。在我们来说，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提出有关核查的进一步建议，特别是在化学武器领域内。

为了就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的内容达成最后一致意见，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地工作。

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听到有些人发表这样的意见，希望把军备管制措施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的责任统统推在“军事大国”的身上，或核武器国家的身上，言下之意也许是想使自己摆脱责任和不受指责。但是，事情果真是如此吗？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十天前在日内瓦说的，我们在这些问题上肯定负有集体的责任。

我们期望，并且理应期望，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国际社会将重申本委员会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倒不是因为它取得的成就，而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对委员会信誉的最终考验是看它是否有能力在具有重大意义的军备管制措施方面取得进展。不管第二届特别联大的结果如何，委员会还得面临这种考验。在七月份复会时，希望有这样相应的思想指导着我们。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主席先生，我们就要结束委员会春季会议了，首先我想对你讲几句，但是在这段时间中，尽管贾帕尔大使和秘书处作了很大的努力，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是特别艰巨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真不知道是祝贺你作为主席主持我们工作的方式呢，还是对你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受任担任主席表示同情。这段时间内充满程序性问题的讨论和许多复杂问题，对此委员会显然没有什么自豪可言，就此我们也应想想未来和我们未来的会议。但是，尽管存在困难，自从我们有幸和你一起工作以来，我们看到了你具有的高尚品质，即才能、智慧和耐心，处在这个时候我们显然需要这一切，还有你的外交手腕。我想，委员会对你所表现的这些高度才能是感激不尽的，这些才能经常是要经受考验的，而且有时要经受极为严峻的考验。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春季会议马上就要闭幕了，我们刚通过了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今年年初以来，对这一重要事情的惦念一直支配着我们的工作。

在这一方面，委员会今天就设立一个核禁试工作小组达成一致意见是件特别值得欢迎的事。确实，我们对经过困难谈判在工作小组职权方面取得的成功表示高兴。我们还要对最直接与这些谈判有关的代表团所表现的妥协精神表示感激。我们希望，委员会在特别联大后重新活动时将迅速建立这一工作小组。

在为第二届特别联大作准备过程中，委员会把大部分时间化在综合裁军方案的拟定工作上，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联大就要求它这样做的。

我不想就该工作小组提交我们的成果作出任何结论。

(昂克林克斯先生, 比利时)

当然, 这些成果是很初步。由于尚未就其中许多案文达成一致意见, 因此它们可能多少是令人失望的。

然而,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只是纽约谈判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我们真诚地希望, 各国代表团的共同努力将使即将召开的特别会议完成这一进程。

因此, 我们应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我们手头所有的少数几个积极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谈判气候。巴基斯坦代表团主持的非正式小组的工作表明是有可能取得进展的。在措施一章中现在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如果这些成果——不管其多么不完全——受到损害的话, 那将是令人遗憾的事。

综合裁军方案的结构现在也比以前清楚了。措施被分成三个阶段, 每一阶段内已更加连贯地确定了一系列的措施, 主要是在核裁军和常规裁军领域内。

此外, 大家似乎更明确地认识到有必要允许参加裁军协定谈判的各方有某种程度的灵活性。不应让各种任意安排的日程来阻碍这种谈判。如果必要的话, 各种裁军措施可根据谈判的各种可能性妥善纳入方案。

就有关综合裁军方案的目标和原则等章已拟就的案文达成一致意见, 不应该是很难的事。可以优先项目一章上所作的努力为蓝本来实现以上目标, 优先项目是各国代表团一致同意的唯一的一章。

大家对机构一章也存在广泛的一致意见。在这一方面调和代表团各集团提出的案文也应是可能的。

在纽约进行的谈判应主要集中在尚未解决的广泛的概念性问题。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方案的时限。我国代表团并不认为这个问题是不可解决的。先例还是有的, 特别是《宣布 1980 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宣言》。而且, 虽然我们认为是初步地规定每个阶段完成的时间也是不现实的, 但是我们相信, 方案执行情况的审查会议以及各阶段措施的审查会议是可以定期召开的。与大会以前通过的文件相比, 这种定期性本身就是综合裁军方案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 各国预先同意其有关裁军问题的政策应置于核查之下, 就此一事就是一种特别有意义的新事物。

另一个尚未充分讨论的重要问题是综合裁军方案的性质问题。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各国代表团就此问题表明立场表现了明确的灵活性和坦率性。各国在执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行综合裁军方案时应承担具有多大程度法律约束力的义务，这无疑是个需要谈判的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在这一方面也可以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显然，在纽约需要各国代表团花费最多时间的是就各种措施进行谈判。在好几个方面需要我们为达成妥协的案文而作出努力。事实上，在许多意见分歧的问题上，这种妥协的案文早已存在了。因此我们不应排除在综合方案中再次使用这种案文的可能性。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拟定的综合裁军方案的组成部分以及《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应仍然是启发我们今后谈判的有益材料。

最后，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审查如何组织综合裁军方案的层次，以便尽可能避免重复，例如在《最后文件》中“乱七八糟”的那种重复。另外，核查问题还没有真正在所建议的综合裁军方案的结构中占有适当的地位。我们应下决心充分处理这一重要问题并把一整章的篇幅用于核查问题。

裁军谈判委员会其他工作小组的活动不可能象综合裁军方案那样得到同样的优先考虑。但在这些小组的活动上确已花了相当多的精力。

不可否认，在我们现在称之为“传统性”的放射性武器问题上，我们已取得了进展。我们认为，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主席提出的条约草案是一种妥协方案，它可为完成这一问题的谈判提供普遍可接受的基础。

关于禁止蓄意攻击核设施的问题引起了一些特别有兴趣的意见交换。但这些交换却表明这个问题是多么的复杂。它们还暴露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谈判选择方案。因此很清楚的是，这些意见交换只是谈判进程初步阶段的一部分。

鉴于这些事实，我国代表团对同时处理这两个问题的可取性表示几分怀疑。因此，也许我们应考虑下列做法的可能性，即迅速结束上述第一个问题的谈判，并同意继续就第二个问题进行谈判，第二个问题严格来说不是个禁止武器的问题而是控制敌对行为的问题。如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同事建议的，如果有必要，我们可设想缔结一份有待附入所谓“传统的”条约的议定书。

关于化学武器，我想特别提及一件具有积极意义的事，即委员会赋予该工作小组以允许谈判一项公约的职权。该小组在今年春季会议期间的工作肯定会巩固它去年取得的成果。我们应在夏季会议期间设法更透彻、更深入地谈判所有有关的问题。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我国代表团特别希望在化学武器的定义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以便尽可能多地把迄今已发表的意见考虑进去。

关于核查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必要性，我们也想提出更谨慎的想法。在这一方面，比利时极为重视澳大利亚、美国和联合王国提出的关于“远距离持续核查”的可能性研究的建议。这一问题是最近提交给委员会的第CD/271号文件的主题。

比利时还希望，就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所进行的讨论将有可能使委员会在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通过程序性的决定，更系统地处理这一重要问题。

裁军谈判委员会三年多的工作成果是极有限的。不过，由于这几个月来我们的工作较集中于谈判的主题，而且理论性和程序性的讨论的干扰也少了些，我们确实取得了某些进展。

但是，谈判的精神似乎一直是欠缺的。在许多领域中，各代表团只是重申其立场，而不设法寻求妥协。而且经常有人拒绝一些过渡性的解决办法，其理由是这些办法只会使寻找适当的解决办法成为不可能。

这种态度在安全保证和放射性武器问题上特别突出的，在我看来，这种态度是很难与裁军进程的要求相一致的，而这一进程却需要耐心地寻求取得小的进展，以便有可能逐渐达到越来越大的目标。

现在我想谈谈总的看法：我国代表团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整个讨论过程中一直最重视核裁军问题。我理解为什么国际社会认为这是个优先的问题，但是我想冒昧地提请你们考虑和深思以下事实，即现在每天都在造成伤亡的是常规武器战争，正是这种战争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杀害了整个人类的十分之一的人口。我认为，委员会对于常规裁军的注意力太少，我认为，委员会在正确处理事务之际，应纠正这一轻此重彼的现象。

委员会取得的成果有限，这也反映了、而且也许特别反映了世界的紧张局势，关于这一点，本届会议在开始和结束时大家都提到了。比利时希望，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将使各国有机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行为对裁军谈判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比利时希望，特别联大将成功地推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以便委员会能更有效地履行委托其完成的重要任务。

菲尔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坦率地说，我是怀着比我昨天预料的更为愉快的心情在我们会议结束的时候发言的。在你的主持下，显然我们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我们对你公正而坚定的工作以及明智而友好的意见表示十分感激。正是由于你在四月份的十分干练的指导，才使我们能在今天期待着在夏季会议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进展。我还要借此机会向各工作小组主席所做的出色工作表示感谢，他们是巴基斯坦的阿赫迈德大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韦格纳大使、墨西哥的罗夫莱斯大使以及波兰的苏伊卡大使。这几位有能力的和尊敬的大使们都以智慧、聪明和干劲指导着各工作小组。

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上，即许多代表团、特别是主席先生你本人、你的前任阿莱希大使和贾帕尔大使都熟练地作出了极大努力的问题上，只是在几个小时之前才表明有可能取得进展的。作为一个从不放弃希望的人，我今天是带着两份结束性发言稿参加会议的。我的希望、确实我的热切的希望实现了，我高兴的是能在今天用上较乐观的那份发言稿，我强烈希望在春季会议的这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用的正是这篇发言稿。

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一直不愿意同意设立一个全面禁试工作小组。我们曾公开而坦率地阐述过我们的立场。今年在本届会议开始时，我们再次坦率地表示我们最严重的保留。但是我们完全理解其他大部分代表团是重视全面禁试问题的。我们听取了各种意见，即要求我们不要妨碍委员会处理议程项目1，最后我们琢磨了我们的立场，以便我们能同大家取得协商一致意见。3月11日，我们表明我们愿意同意设立一个工作小组，该小组应处理核查和遵守这二个极为重要的领域。现在已在这一基础上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

我并不认为有必要谈谈我个人有多么高兴，我想这种心情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想声明，我国政府保证致力于在新建立的全面禁试工作小组中稳步取得进展。在已经快有可能设立一个全面禁试工作小组之际，若竟错过机会，那将是特别不幸的，幸亏这种局面没有发生。我们一贯选择的是谅解和合作而不是对立。现在这一结果是特别幸运的，因为在委员会这一特别关键的时刻，如果阻挠在全面禁试问题上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并且使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有出现气氛过份紧张的危险，那本来只

(菲尔兹先生，美国)

能对我们解决在纽约出现的重要问题的能力带来最为不利的影响。

然而，我也不想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认为在核禁试这一议程项目问题上最后一刻钟的成功是本届会议取得进展的唯一问题。我们在其他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我们的进展一直取决于我们大家愿意妥协的意愿。我们希望第二届特别联大将发扬这种精神，我们回日内瓦后也将发扬这种精神，以便继续我们1982年会议的重要工作。

我们今后几个月的日程是排得很满的，这需要我们作出最大的努力。我们不能抽象地对待我们委员会的工作，而必须在现有的国际政治形势的范围内加以考虑。但同时我们认为，不能忽视由于委员会工作取得进展而使国际局势得以积极发展的可能性。对此，我们仍然是乐观的。

主席先生，我以相当高兴的心情抛弃我准备的另一份发言稿。

先生，再次对你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维伊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第一期会议的特点是国际形势复杂，这是因为反对和平、缓和和裁军的人又进一步使世界陷入一场新的质量上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领域中的竞赛。美国政府宣布的使战略核力量现代化的长期计划以及它提出的新的侵略性军事理论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直接威胁，也严重地破坏了在裁军谈判领域中取得真正进展的可能性。

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提出旨在使裁军谈判重新活跃的新建议。它们重申愿意在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基础上就任何问题进行谈判。它们甚至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单方面倡议。其中有今年3月16日勃列日涅夫主席提出的苏联的倡议，即单方面暂停在苏联的欧洲部分部署中程核军备。这一倡议引起所有热爱和平的力量的强烈兴趣，并得到了它们的赞赏。

鉴于即将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社会主义国家特别重视委员会1982年春季会议。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竭尽最大努力使委员会能谈判出可提交给第二届特别联大的具体成果。

遗憾的是，由于一些西方代表团在核裁军的基本问题上和议程中其他重要项目

(维伊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问题上的态度，委员会未能取得具体的成果。

大多数代表团认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最高优先的项目，这决不是偶然的。持续不断的军备竞赛无疑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主要威胁。委员会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贯支持设立一个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的适当的工作小组。除了前几年社会主义国家就此问题提出的文件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在1982年第一期会议期间提出了第CD/259号文件，这个文件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该特设工作小组职权草案的意见。这份文件受到了21国集团许多成员国的欢迎。但是，美国和英国代表团继续阻挠就设立这一工作小组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在裁军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强调有必要防止浩劫，并提请各国代表团注意第三十六届联大通过的有关宣言。它们还强调，若所有核武器国家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许多国家一起强烈谴责美国开始全面生产中子武器。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提请委员会成员注意，早在1978年社会主义国家就在第CCD/559号文件中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份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中子武器的公约草案。由于西方国家采取的消极态度，这一倡议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在1981年第CD/219号文件中提出的关于紧急设立一个拟订这一公约的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都没有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一事态发展表示遗憾，因为中子武器的生产将大大降低核战争的门槛，也是把“有限核战争”的理论付于实践的一个重要步骤，而最终在欧洲部署这种武器则会在该大陆造成极为危险的局面。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特别重视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它们一贯认为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参加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应不辜负唯一多边谈判论坛的责任，并就这个问题开始谈判。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21国集团一起建议设立这一特设工作小组。遗憾的是，本来可用在该问题上——例如在工作小组中谈判——的许多宝贵时间却因为两个核武器国家反对设立这一工作小组而浪费了。社会主义国家还在第CD/259号文件中阐明了它们关于这样一个工作小组的可能的职权范围的意见。

社会主义国家还仔细研究了其他所有有关该工作小组职权的建议。它们还积极地参加审议有关这一问题的一项可能的妥协方案。它们的目的是就这样一种职权达成一致意见，即这种职权将能使未来的工作小组处理有关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

(维伊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的一切基本方面并就这一问题的条约进行谈判。由于眼下似乎还不可能就“全面的”职权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社会主义国家在考虑到实现核禁试是一个最高优先项目的情况下同意设立一个具有妥协的职权的工作小组。它们是以这样一种谅解为前提的，即任何代表团可以在工作小组中提出任何有关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同时核查问题的讨论不应阻碍就协定的一切方面进行审议。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还认为，将来工作小组中取得的进展也应通过适当调整职权范围而适当地反映出来。

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还希望，核禁试工作小组的讨论不应脱离禁止试验核武器问题的本身而陷于核查和遵守的抽象讨论中。在这方面，它们对罗斯托先生2月9日的发言中表示的美国在核禁试问题上立场的全面转变表示关注，他对委员会说，美国代表团认为，核禁试谈判“在目前可能是不适合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认为美国对核禁试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它一面把这一问题的进展与裁减核军备联系起来，一面又反对开始这一方面的谈判。

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仍然认为，恢复并成功地结束三边谈判将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并可创造可能性，在剩下的两个核武器国家尚未加入的情况下就使一项核禁试协定暂时生效。

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继续在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中积极工作，它们欢迎其审议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标志是通过了准许它开始为未来公约的草案案文进行工作的新职权，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此问题的以前谈判阶段中就赞成这样做了。在委员会1982年会议第一期会议中进行了一次非常有益的意见交换，它清楚地表明了在未来公约的好些实质性方面所存在的具有相互谅解的领域。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继续认为，未来公约必须考虑到化学武器领域中目前一切新发展，才会有效。在这一方面，它们完全赞成绝大多数代表团发表的意见，即未来公约还应排除生产二元武器的任何可能性。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就此问题在第CD/258号文件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它们提请各代表团注意联合国大会第36/96B号决议，该决议要求所有国家“避免采取任何妨碍就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判的行动，特别避免生产和部署二元武器及其他新型化学武器，并且避免将化学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此种武器的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提请各国代表团注意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化学武器公约一项规定的



(维伊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草案，即在实施销毁化学武器或转用于非敌对用途时不能直接地或间接地在其他国家领土上部署化学武器。

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问题仍然是个首要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委员会在其工作中应适当注意这个问题。它们认为，设立一个特设专家工作小组以便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已经成熟了。社会主义国家还认为，委员会在审议各种适当的方案一事中可以发挥其作用。根据这些方案，所有国家、特别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其他军事强国应发表实质内容相同的庄严声明，根据联合国大会第36/89号决议谴责今后任何研制、生产和部署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努力。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向委员会中所有有能力指派专家的代表团呼吁，请它们向匈牙利代表团在第CD/261号文件中建议的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的非正式会议派遣专家。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必要性问题已成为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表示满意的是，该问题的审议工作已列入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议程。它们认为，根据联合国大会第36/99号决议，委员会应就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种类武器的条约开始谈判。完成这一任务的最有效办法是在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设立一个适当的特设工作小组。蒙古代表团提出的第CD/272号文件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该小组职权范围的意见。

考虑到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社会主义国家相当重视综合裁军方案的拟定工作。它们积极地参与拟定相互都可接受的方案的工作，方案将使人们有可能强调指出有必要早日就裁军的所有紧迫问题开始谈判，首先是在核裁军领域，以及在防止核战争危险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铭记着这一目标，因此在第CD/245号文件中提出了一份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全面性的工作文件。

遗憾的是，工作小组在审议一些重大问题时，未能一致同意任何共同方案。值得严重关注的是，在方案的第一阶段应包括达成核禁试一事也引起了质疑。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将继续竭尽一切努力，以便大会能通过一项推动裁军谈判并促成在尽可能最短的时间内就所有裁军的优先问题开始谈判的方案。

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遗憾地注意到，在此问题上未能取

(维伊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得进一步的进展。

社会主义国家承认禁止攻击民用核设施的重要性，但认为，至今为止进行的这一问题的审议工作以及这些问题的复杂性表明，这个问题不能在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范围内加以解决。

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内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局面。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认为，在这一方面满足无核武器国家合法的安全利益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制定并缔结一项关于该问题的国际公约。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此问题开始具体谈判将意味着向前推进的积极的一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匈牙利代表团提出的第CD/256号文件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如下基本意见，即拟定一项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对于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来说将是一种特别的帮助。为此原因，我们建议就这一问题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一直相当注意委员会的工作安排问题。

对此问题，它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是关于建立附属机构和机构活动的程序问题，这些意见和建议已载入第CD/241号文件。社会主义国家还认为，委员会应提高其工作效率，它们在提出建议的同时注意到了其他国家提出的所有有关的建议，它们认为，委员会目前的组成符合于一个有限的多边谈判机构的要求，因此，若想着手进一步改变其目前的成员结构那是很不成熟的。

尽管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中存在许多困难而且进展缓慢，但社会主义国家声明它们准备为其今后的工作积极地作出贡献，以便委员会能最终取得具体而确实的成果。在这一方面，它们赞成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后尽快开始1982年第二期会议。

因为我现在正在发言，请允许我再补充几句一般在会议结束时讲的话。我想我们都已经很累了，再拖长会议是不会受人欢迎的。我当然不想做那些不受委员会欢迎的事，但我想说的是，主席先生，我想代表社会主义集团祝贺你在春季会议最后一个月担任主席期间履行职责的风度。我应明确地补充：我可以讲更多的话，但请允许我简短地表示我们的钦佩和感谢。我们还要感谢各工作小组主席苏伊卡大使、罗夫莱斯大使、韦格纳大使和阿赫迈德大使。我还想代表我们集团向委员会的秘书处表示感谢，首先感谢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其次是感谢所有帮助我们工作的人员，

(维伊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他们中有秘书处的成员，行政人员、口译、笔译和来自纽约或日内瓦的所有联合国专业人员，他们都为我们委员会提供了宝贵的服务。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是苏联代表团第一次在四月份的正式会议上发言，因此，首先我国代表团愿欢迎你担任委员会本月份的主席，对你领导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和赞赏，并祝你在今后几个月中履行委员会主席的职责时获得成功。我们知道，你肩负着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报告的重任。主席先生，使我感到极为满意的是，在你的领导下委员会已经顺利地做出设立核禁试工作小组的决定。苏联代表团认为这是我们对日本人民的同情和尊重的象征，他们是1945年使用原子武器的首批受害者。

我们希望在日本代表的领导下在委员会中开始进行的各种谈判将会导致世界各国早日就全面彻底禁止一切环境中的核武器试验达成协议。

苏联代表团发言的目的是要评估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的第一期会议的结果。我们并不想逐个谈及议程的各个项目，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维伊沃达大使已经代表包括苏联代表团在内的其他代表团恰到好处地谈及了这些问题。

在整个会议期间，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团——如果不是所有的代表团——都在委员会的发言中对核战争的日益增长的威胁，裁军谈判的毫无进展以及整个国际局势的危险发展表示严重关注。我们也对此表示关注。所有的这些焦虑心情反映了整个国际社会对战争危险性的增长、其中包括核武器的使用和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加剧，感到极度的惊恐不安。只说目前的国际局势是复杂和危急的也许还不够。事实上，这种国际局势引起人们对世界和整个人类命运的严重忧虑。正如最近在一份杂志的文章中所看到的，过去的战争同可能发生的全球性热核战争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过去的战争标志着某一历史纪元的结束，而今后的战争将标志着整个人类纪元的结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对我们来说，对这种危险性的认识并不是造成沮丧和悲观失望，相反，这种认识有力地推动我们进一步努力做出各种决定来防止核战争和遏制军备竞赛。在这方面，我们愿再次强调联合国通过的《关于防止核灾难宣言》的重要意义，该宣言是通往消除核冲突威胁道路上的主要里程碑。”

我们常常被告知说我们有自己的思想体系。

是的，我们的确是有一个思想体系，我们相信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思想体系和我们的政策的基础是和平、裁军和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合作。当苏联开始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时，我们总是遵循这样一个信念，即正如我国的创始人列宁所说的，和平“对于推动事物的发展来说要比战争好无数倍”。六十年前在热那亚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曾谈到它的打算是“建议普遍削减军备，并支持所有旨在减轻军国主义负担的建议”。恰好是在五十年前，苏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全面彻底裁军的具体方案。这是过去的历史。今年，特别是在委员会的本届会议上，苏联又多次表现出其寻求和平和裁军的政治意愿。今年3月16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再次重申了要求削减已设置在并准备设置在欧洲的中程和战术核武器的三分之二的建议。苏联领导人单方面决定暂停在苏联的欧洲部分部署中程核武器。同时还提出了其他一些建议。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的前夕，苏联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再三重申它们决心为使这届特别联大的筹备工作和召开获得成功作出贡献。这些贡献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无论是对委员会议程中的每一个具体裁军问题，还是对同限制军备竞赛有关的所有问题，苏联及其盟国都提出了富有建议性的方案，以期解决这些问题。

委员会中的各国代表团都熟知在苏联共产党第26次代表大会文件中以及在随后的一些文件中所阐明的有关苏联外交政策的倡议。

在联合国所召开的两届特别联大会议期间，我国坚决地、再三地表示我们支持加强正在就或应就限制军备问题进行谈判的所有国际论坛的工作，特别是在日内瓦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已重申我们对恢复最近中断的所有谈判感兴趣，我们愿为这些谈判的圆满结束作出贡献。这也完全适用于就全面彻底禁止核试验、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限制出售和转让常规武器、限制和最终减少在印度洋的军事活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动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谈判工作。我们赞成早日开始对禁止生产核武器和销毁此类武器的储存、禁止中子武器和不在目前尚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设置这种武器等问题的谈判。

在这里,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在委员会中已作出了种种努力, 以期在就禁止放射性武器、放弃发展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以及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等问题达成具体的协定方面取得进展。

苏联代表团满意地看到人们在委员会中为拟定一项综合裁军方案已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拟定的文件中仍有一些有待达成一致意见的条款。然而,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 这份文件可成为今后就这一项目进行工作的牢固基础。

苏联和其他国家一样, 对于以牺牲全人类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为代价来增加军费开支的做法表示关注。我们愿就首先削减拥有主要军事潜力的国家的军费达成协议, 无论是按比率还是按绝对数字都可以。可以把冻结各国的军费开支作为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各个方面所提出的具体建议是众所周知的, 这些建议仍然有效。

苏联代表团满意地看到, 我们以及其他国家就有必要通过有效措施防止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的各个建议已引起了委员会的兴趣, 并已成为富有建设性讨论的议题。我们愿继续敦促就这一问题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社会主义国家极其重视永远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所有国家放弃在相互关系中诉诸武力、以及废除外国军事基地和从其他国家的领土上撤出武装部队。

这就是——也许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在限制军备问题立场上的精华, 它是以求和平和真正裁军的坚定不移的政治意愿为基础的。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这方面所做的各种努力正不时地取得成果。

一年前, 苏联共产党在第26次代表大会上建议召开由一些国家领导人参加的最高级会议, 讨论改善国际局势和防止战争的可能性。这一主张赢得了很多国家的千百万人民的赞同。在今年春季期间, 世界舆论极其满意地注意到, 苏联提出的关于苏、美关系的外交—政治倡议正在得到切实的讨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已重申苏联愿举行一次苏、美最高级会议。当然, 这种会议应是经过充分准备的, 并应以认真的而不是慢不经心的态度举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行。

还应提及另一个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有关的实质性问题。我们目睹了全世界声势浩大的反战、反导弹、反核的群众运动的发展。正如某国代表团在本届会议开始时所正确指出的, 这一运动是“当代的”独特的“迹象”; 它反映了全世界社会对军事威胁的增长感到关切。不仅是我们大家在本委员会中, 而且在这座建筑物中有二百多个非政府组织参加的同裁军特别联大有关的一次会议中, 都谈到了有必要结束这种疯狂的军备竞赛。四月份, 人们举行了无数的和平游行, 他们走过了很多的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 这就是人们的和平意愿的生动证明。游行者们抗议荒谬的“超杀能力”——即打着加强安全的幌子毫无理智地积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储存。委员会被要求在其工作中对世界舆论的忧虑和惊恐作出答复。

在这方面, 我愿强调指出, 争论点不仅仅是两届裁军特别联大之间这一时期宣告结束的问题。对和平与国际安全的事业来说, 认为目前的裁军谈判阶段同以前的许多时期没有区别的想法是最危险的。武器的改进是一个按指数增长的过程。佩刀佩剑取代早期的原始战争工具石斧、矛和弓、箭用了4万年的时间。火器取代马刀和佩剑则用了1万年的时间。而在那之后500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使了化学武器。1945年爆炸了原子弹, 1952年爆炸了氢弹。使用核武器自行销毁文明的威胁是我们这一世纪中所面临的现实。

我们认识到这一点, 并不是甩手绝望, 也不是要设法恐吓任何人。相反, 我们相信世界公众将会从自己身上发掘出力量来结束这种疯狂的军备竞赛。裁军谈判委员会是拥有有限成员进行裁军谈判的唯一多边论坛, 其任务是要成为进行切实裁军的一个有效的工具。只要从过去的谈判经验中吸取正确的教训, 只要所有的代表团都坚信除了裁军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合作之外没有其他合理的备选办法, 那么委员会就有能力完成其任务。

我们已经表示, 我们感到极其满意的是委员会为就议程项目1进行谈判的目的而通过了设立一个工作小组的决定。关于通过这项决定, 苏联代表团愿声明如下:

和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的其他大多数成员一样, 苏联格外重视尽可能早日就全面彻底的核禁试达成协议。正因为如此, 为了使与美、英就此问题的谈判取得成功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进展, 我们已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我们继续认为毫不迟延地恢复这些在后期被西方参加谈判的人所中断的谈判是极为重要的。

与此同时, 苏联一贯主张并仍然主张要充分利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存在的各种可能性, 以便成功地进行旨在使所有进行核试验的国家停止在一切环境中进行这类试验的多边谈判。本着这种原则立场, 苏联多次表示支持关于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就此问题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并与大家协商一致赞成设立这样一个小组。苏联代表团同意工作小组职权的妥协方案是基于这样一个谅解, 即在该小组的工作过程中, 任何代表团可就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任何方面提出问题。我们认为审议同核查有关的各种问题不应被利用来推迟一项协定的拟定工作,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过去曾不至一次地推迟了拟定工作; 我们认为只有不人为地把核查同正在拟议中的限制军备措施的具体内容相脱离, 而是按其与实际内容的有机联系来审议核查, 这种审议工作才是有益的。

正如委员会的成员们都知道的, 大家经过长期、艰苦的协商, 才就小组的职权达成一致意见。在协商的过程中, 各方自然都提出了各种建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这些协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愿借此机会感谢起草小组的所有成员, 特别是在该小组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代表赫尔德大使和格林伯格大使。他们在提出工作小组职权方案时, 指导着他们的是尽最大的可能改进这一职权的愿望, 以便小组可为尽早达成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协议的有效谈判作出真正的贡献。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 某些代表在4月20日的全体会议上不理解或不理解, 正是这个同样的目标推动我们提出载于第CD/287号文件中的建议。

特别是, 有人说苏联在就职权达成协议方面所采取的行动是出于“超级大国之间的对峙现状”, 这完全是对我国立场的歪曲。我们不想就这一问题同说上面那些话的代表团进行论战。我们认为就小组的职权进行协商所取得的圆满结果是对他们这种轻率的恶语中伤的最好回答。

最后, 我愿说苏联及其盟国和朋友们一起, 将继续同那些支持采取真正和有效的措施禁止军备竞赛和裁军的人们携手共进。

按照传统的做法, 我还愿向各工作小组的所有的主席表示感谢。他们是苏伊卡

(伊斯萨耶利安先生，苏联)

大使(波兰)、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墨西哥)、阿赫迈德大使(巴基斯坦)和韦格纳大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他们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对我所说的话，主席先生，我服从你的呼吁，不再继续谈论这一问题并认为这件事已经了结了。我还愿感谢贾帕尔先生，你们已经正确地指出了他对拟定职权一事所做的贡献，并感谢委员会的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先生、各工作小组的全体秘书、技术人员和译员们，他们在最后几天中工作得极其辛苦。祝我的所有的同事们圆满结束委员会本届会议，并成功地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做好准备工作，毫无疑问，我们大家将会在那次会议上再次见面。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不准备面面俱到地谈论我国的各种观点，但是就本届会议谈几点看法似乎还是合情合理的。

和其他代表团一样，今年一月我国代表团抱着就几个议程项目取得真正进展的期望来到这里，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而且将会取得某些实质性的成果向特别联大汇报。由于今天在贾帕尔大使提出的“J-1”职权草案的基础上刚刚就设立核禁试工作小组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现在我们至少可向联合国大会汇报一项重大的进展。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最后决定同大家一起来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以及该工作小组将能够在夏季会议开始时召开会议。然而，在其他一些议程项目上，所取得的进展要比应取得的进展少得多。

特别是就放射性武器所做的工作使我国代表团感到十分失望。我们曾真诚地希望在韦格纳大使的干练和有力的主持下，将在草拟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在讨论条约中的各项条款草案时，我国代表团准备在很多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我们认为，主席准备的案文草案虽然不能全部接受，但是该案文草案的确比过去的案文前进了一步，它是进行进一步工作的恰当基础。因此，对该案文未能获得更普遍的赞同，我们是感到遗憾的。

我国代表团过去曾表示过我们怀疑是否能把防止攻击民用核设施纳入放射性武器条约的案文中。的确就这一问题的讨论表明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因此讨论的情况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念。坦率地说，我们认为某些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和条约的基本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目的相差太远了。我们看不到就这一问题达成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协议的前景，除非人们愿意在今后更多地作出妥协。

在我简单评论综合裁军方案的起草工作之前，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赞赏，并赞扬他在担任工作小组主席这一艰巨工作时的献身精神。

在翻阅载于第 CD/283 号文件中的工作小组的报告及其附件时，我不得不说，我们曾希望在日内瓦至少有可能就综合裁军方案中的根本问题达成初步的一致意见。我们还希望有可能向特别联大提交一份更加简明的、括号较少的案文。不过我们的工作成果，特别是在本届会议过去几周内就方案中措施一节所进行的协商的结果使我们受到了一些鼓舞。尽管我们取得进展的速度是缓慢的，但是最近的这项工作成绩已使特别联大有希望最终能够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一项综合裁军方案。但是在此之前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支持已经提出的那些建议，即从现在起到特别联大开始之前这段时间内就综合裁军方案进行的任何协商都应集中讨论方案中的根本问题，如方案的性质和时限问题。但是在纽约的讨论开始之前，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思考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成果。

现在简单谈谈化学武器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对于工作小组在本届会议期间在苏伊卡大使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并对小组提交给委员会的实事求是的报告表示欢迎。虽然小组的工作也许不如我们原本可期望的那样深入细致，但是鉴于这个项目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各代表团提出各组成部分的草案已澄清了它们的立场，我们现在就具有了夏季继续工作的可靠基础。七月份，我们将就化学武器公约中具体问题的意见分歧进行协调。为此目的，我国代表团认为化学武器技术专家的意见将是极其宝贵的。我们欢迎委员会的决定，即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应在八月初进行进一步的技术协商。我们希望这些讨论的范围将得以扩大，以求专家们能开始审查化学武器公约中核查问题的技术性问题。这是取得进展的唯一可能的基础。

最后，主席先生，我愿最诚挚地感谢你在本月份为委员会所作的非凡的贡献。我们全都非常感激你。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今天我将只就一个问题进行简短的发言。当然，我也很想如以前一些进行了令人感兴趣的发言的人一样，再对本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间取得的成绩作一全面的概述，在此届会议中，我国代表团目睹了四个工作小组在精力充沛和能干的主席的领导下作出的大量认真和有建设性的工作，对此我特别表示了我国代表团真诚的满意。以前一些发言者都向你，主席先生，表示了极大赞赏，如果我不说我国代表团也和大家一样表示赞赏的话，我肯定会太粗心大意了。由于时间已晚，自然而然已使听众的注意力下降并使其越来越烦躁，同时发言名单又很长，因此我要把重点放在我希望会使今天这个日子成为值得回忆的日子的项目上——因为我们终于对建立一个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作出了甚至可能是具有历史性的决定。

我国代表对于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一贯发言表示强烈反对，从未犹豫。自从瑞典在20年前成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前身机构的一名成员国以来，它始终不断并充满活力地支持全面核禁试以便停止核军备竞赛。核国家在继续积累核武器，从而使整个人类有面临危险的可能，但核国家却一味无视这种危险，因此使我们大家感到很惊恐。

外交部副国务大臣图尔森夫人在其2月16日的发言中特别对超级大国之一进行了批评，因为它阻挠裁军谈判委员会为履行其职权和议程下的义务而进行的努力。在此后的一个月当那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宣布它的态度有了某种改变时，使我有了一个可喜的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满意心情。似乎有理由希望，委员会终于能够在一个工作小组（这是发挥本委员会职能的最有效的一种机构）中着手审议这个问题。后来就这样一个工作小组的职权进行的谈判，如你主席先生所说的，结果是既长又艰巨，尽管你也如你的前任阿莱希大使一样实行了精干的领导。贾帕尔大使制订出来的，称作为“J-1”的妥协方案肯定与我国代表团以及21国集团的各代表团原来建议的相距很远。然而，我国代表团仍然同意这一方案，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开端，是就这一问题着手进行具体工作的一个机会。“J-1”方案象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原来的职权方案一样有不足之处。

由于该小组获得的经验，我们认为没有理由说在有关核禁试问题上不能完成有益的工作，即使职权如此有限。我们确信，我们的论据是有力量的，因此迟早将导致缔结一项禁试协定。我们还深信，通过即将成立的工作小组的成就，这一进程可能缩短。

(利德戈尔德先生, 瑞典)

因此, 我们以极大的意外和极大的失望看到另一个超级大国及其同盟拒绝了这一机会。和尊敬的巴西代表昨天的发言一样, 我国代表团可以了解此种举措无非是已经在多边裁军谈判的历史上十分熟悉的权力游戏而已。对于滥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此种行为我们也准备作出最强烈的反对。

但是, 请让我再次对于看见某些态度的又一次变化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满意, 因为正是这种变化使有可能对设立一个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作出这一真正重要的决定。当然, 只有在明显看出核武器国家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以实质性的贡献来参加该小组的工作时, 才有可能对这项决定的真正重要性作出判断。

如我已经在一个非正式会议宣布的一样, 当夏季会议召开时, 我国代表团打算再次向工作小组提出曾于1977年第一次提出的全面禁试条约草案, 以供审议。我们认为在现在这个职权中没有任何东西会构成对那项条约草案进行充分审议的任何阻碍。

在结束发言时, 我要说的是, 今天作出了决定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可以抱着比就在昨天所可能抱有的信心大得多的信心, 在即将到来的大会特别会议期间对委员会工作进行评论性的估价。

赫德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捷克斯洛伐克的维伊沃达大使已经十分能干地介绍了我们国家对春季会议的成果的估价。因此我只限于对委员会就设立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问题作出的决定谈一些看法。

如以往一样, 我国代表团在委员会的今年第一期会议期间积极地参加了为设立一个就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的努力。今天我们以一种妥协和合作的精神就贾帕尔大使所编写并由墨西哥代表团修改的职权同大家一起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国代表团的理解是, 这一职权以及将设立的工作小组将对开始全面禁试的真正谈判提供新的动力, 因而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按职权中所明文规定的那样去履行其作为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职责。

赞同这一职权当然并不改变我国有关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原则立场。这一立场在本委员会中已多次加以解释, 并已在2月16日和25日的我国代表团的发言中予以重申。

关于全面禁试以及限制军备和裁军的问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 现在如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过去一样，是从这一项原则出发的：在任何具体的协定中规定的核查形式和方式将取决于并应该取决于该协定的宗旨、范围和性质。这一点已经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的第31段中有明确的阐述。

铭记这些基本的考虑，我国代表团认为放在我们面前的该职权的各项条款允许对有关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的所有具体问题<sup>1</sup>进行审议，而不只是讨论核查和遵守的问题。此外，我们认为，“该特设工作小组将考虑所有现有的提案和今后的倡议”的条款规定了可审议所有有关核禁试的综合提案。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瑞典代表团已表示要向工作小组提出它1977年的条约草案(CCD/526 and Rev. 1)。

意大利、巴西、尼日利亚、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以及你，主席自己，都对上述规定作了类似的解释。我们注意到，任何人，甚至包括美国代表团，都没有对这些解释表示任何怀疑。

最后，我们从这一假设出发：有关为取得核禁试谈判的进一步进展的职权规定为实际的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在这方面的第一步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为今年下半期会议使用的职权。明年我们可以在通过更全面的职权方面向前迈进一步。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21国集团各自立场的第CD/259号文件和第CD/181号文件可以作为这一新职权的适当的指导方针。

最后，我愿表示希望，所有代表团将以一种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致力于未来的全面禁试工作小组的工作。如果这个小组将陷入对核查和遵守问题的抽象讨论，那么，对任何人讲都不是胜利而只是失败。我们从长期的经验中可以了解，若有人采取这样一种办法，那只能导致阻碍向全面禁试的道路迈进。它可能会被兴趣在于研制新的核武器的国家用来提高它们的“威慑力量”以掩饰它们在全面禁试问题上的真正立场。我国代表团准备积极参加工作小组的工作，所以将继续坚决反对任何这样的企图。

在结束发言时，我想对你，主席先生，以及所有的代表，特别是那些与我在起草小组中进行了如此密切合作并由于他们的活动和态度使这一成果成为可能的代表们表示感谢。很多这样的代表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十分感激他们，因为他们在我们努力的任何阶段从未对下述客观事实表现出任何怀疑迹象。这一客观事实是：社会主义国家忠诚和不懈地保卫着裁军事业，他们过去从来没有，现在也仍然没有阻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碍迈向这一目的的进展，它们说是竭尽最大努力向真正的谈判和就有效的裁军措施达成协议而前进。

高桥先生（日本）：在委员会春季会议闭幕时，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就我国代表团所极大重视的议程项目，即核禁试，简短地谈谈。

我国代表团欢迎设立在这一议程项目下的并具有今天通过的职权的特设工作小组。我国政府一贯把达成全面禁试条约看作是军备管制和裁军领域中的一项最高优先措施。

虽然我们欢迎就全面禁试进行的三边谈判，但我们坚持不断地强调有必要通过本委员会中进行的真正的多边谈判来达成这样一项条约。

在今年2月23日，我国代表团团长重申我们之所以在本委员会中呼吁开始多边谈判，其目的是求在尽可能早的日期内达成全面禁试。在这方面，他表示继续希望能够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设立一个能够以最有效和集中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的工作小组或委员会的其他附属机构。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菲尔兹大使于3月11日所宣布的美国代表团提出的作为一个重要的前进步骤的倡议。

从那时以来，我国代表团一直积极地为所建议的工作小组起草可能的职权。

在起草工作过程中，说句公平话，我们看到了所有有关代表团作出的重要妥协。

特别是鉴于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我国代表团同意其他很多代表团的意见：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可能性向全面禁试条约的方向前进。

我国代表团支持在本委员会中通常被称为“J-1”的职权草案，它虽然不能使所有人都完全满意，但包含有可能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的最有希望的因素。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和其他很多代表团一起对于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在提出这一案文草案的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苦努力表示感激。

今天通过的职权可能不如人们原本所希望的那么广泛或明确。实际上，它和我国代表团为起草小组的审议所准备的任何各种案文草案都不同。它是所有有关各方作出妥协的结果。但它的确是一个十分良好的起点。它为未来开辟了各种可能性。

作为始终一贯要求达成朝向核裁军的一个步骤的全面禁试的一个代表团的一名代表，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决定积极参加工作小组的工作并致力于委员会即将举行的夏季会议的工作取得进展。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当我们准备结束裁军谈判委员会的1982年第一期会议时，对在你精干主持下所取得的不算很大但有重要意义的成就向你所表示的热烈祝贺，我仅愿表示赞同。

如在座的尊敬的代表们会记得，我在1982年4月8日的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是这样开头的：我在四月份——我出生的这个月，能有好运气。今天我们在本委员会中就禁核试验这个旷日持久的问题达成的一致意见证明了我的信念，因此我国代表团想对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它们最近在接受委员会会议项目1的特设工作小组的一致同意的职权过程中所表现的妥协的精神。

这一决定在很多方面来说是重要的——不仅从朝向就核禁试开始多边谈判的这条漫长和冒险的路程这个意义上说，而且还由于这个委员会作为裁军问题的唯一多边机构的可靠性正在日益低落这种局面必须剧烈地加以改变。

显然，超级大国表现出的这一灵活性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我国代表团希望委员会在1982年下半年会议将进行的谈判不会排除对旨在达成全面禁试条约取得进展的现有提案、新的想法和倡议进行详尽的审议。

我国代表团认为，第二届特别会议应该是调和各国尤其是核武器国家的有争议的立场和观点的一个讲坛。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届会议不会成为冷战政治和对抗的讲坛，因为这肯定会对委员会夏季会议期间拟进行的审议带来有害的影响。

最后，我愿向对于这一重大成就作出了不小贡献的起草小组的同事们，其他代表团以及委员会尊敬的秘书贾帕尔大使表示感谢。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集团能够取得它打算要取得的所有成就。我们21国集团期望命名为“J-1”但现在编号为第67号工作文件的提案能更精确和有针对性，但是我们不得不同意把我们原来的目标打了个相当大的折扣。我也期望，西方集团和社会主义集团都从“互让”的精神出发，通过妥协的方式接受第67号工作文件。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如果不是感到受了奉承的话，了解到我们和其他代表团的谦卑的呼吁已产生了某些良好的效果。

萨朗先生（印度）：我国代表团愿对于终于能够就核禁试的特设工作小组的适当的职权达成一致意见表示满意。我们赞赏主席先生以及你尊敬的前任意大利

(萨朗先生, 印度)

的阿莱希大使在这方面作出的不倦的努力, 以及赞赏所有代表团, 以我认为是委员会最好的传统方式表现出的妥协和具有灵活性的精神。用不着多说, 印度代表团完全同意你, 主席先生对于贾帕尔大使在促使这一妥协成为可能的过程中起到的十分关键作用所持的看法。我们还特别高兴地了解到, 社会主义代表团集团在仔细考虑之后已经同意了我们对职权范围所作的解释。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持有的立场, 我们愿再次强调: 有关核禁试的核查和遵守的问题, 实际上是有关裁军领域中任何措施的核查和遵守的问题, 不能脱离建议中禁止的范围、期限和生效问题孤立地或割裂地进行审议; 否则, 我们所要从事的所有工作将成为学术性和无结果的。我们的理解是, 达成一致意见的职权范围应充分地考虑到我国代表团从一开始就强调的三个基本因素。这三个基本因素是: 第一, 任何此类职权应该承认委员会作为裁军领域中, 包括有关核禁试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作用。第二, 对有关核查和遵守问题进行的审议不应该排除对有关核禁试的其他方面问题的审议。最后, 该职权范围应该导致一项核禁试条约的实际起草工作。根据这一理解, 我们才同意了这个职权范围, 即使我们目前的情况仍然如第CD/181号文件所陈述的。

我国代表团还想就有关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作一发言。我国代表团的立场是, 在该报告中将在特设工作小组中进行的谈判议题分成所谓传统的和非传统的是一种人为的划分, 并贬低了这个小组的十分清楚和明确的职权。我们的谈判议题不多不少恰好是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草案。

在结束发言时, 我愿就委员会本届第一期会议的胜利结束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热烈祝贺。这是对你的智慧和经久不衰的耐心以及谦恭的赞颂, 这些才使我们能够将我们的航船安全地指引到海港既使在我们目标之后的一天到达。

贾亚科迪先生(斯里兰卡): 在本委员会本届冗长的和困难的会议结束之时, 请允许我对于我们过去三个月的工作谈一些看法。我想就我们在本届会议所进行的努力的两个方面谈一点看法。

第一个是有关本委员会所取得的成就或未取得成就与委员会之外的亿万人们的志愿和希望之间存在着的巨大的差距。如大家所知, 自从裁军委员会成立以来, 世界上就理所当然地出现了增长起来的希望, 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谈判各项裁军

(贾亚科迪先生，斯里兰卡)

协定的过程中能够取得即使是最起码的成功。以减轻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如此清楚地表达出的忧虑和不安。来自各国政府和世界各地人民的源源不断的持续的压力都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停止核军备竞赛以及帮助开始核裁军的进程的道路上，应取得一些实际成果。此外，还坚持不懈地要求在谈判其他裁军协定时能取得某种程度的进展。

然而，当我们看一下我们为第二届特别会议准备的报告时，我们明显地感到，以及外界将要阅读这份报告的人们，将会明显地感到所取得的成就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有必要思考一下为什么成就的程度是如此小。对于我们在委员会中的人来说，十分清楚的是：缺乏成就并不是由于各代表团没有进行充分的努力或缺乏毅力。我认为，在本届会议或上几届会议中，我们曾目睹为了取得成绩的大量的艰苦的和专心一致的工作。主要牵制的因素不是来自委员会的程序，或其成员组成，或成员国缺少贡献。问题的根源来自别处。我们曾反复听说，所缺少的是各成员国进行谈判的政治意愿，只要这种政治意愿不出现就没有成就可言。委员会本届会议的工作清楚地说明了事实就是如此。

政治意愿只能从思想中来。因此，只有在那些决策者的思想中有了意愿争取裁军的斗争才能取胜。我们，作为本委员会中的政府代表，是执行那些根据我们的政府决定履行的政策所作的指示。因此，十分自然的是，只要继续依赖威慑、均势和优势这种老掉牙的理论以维护安全和保卫和平，想在向裁军迈进的意愿方面有所变化的机会是绝无仅有的。始终明确的是，除非意愿、态度和姿态发生变化，否则在委员会或在其他的裁军谈判的领域中是难以取得成就的。确实，在有关军备管制的方面可能采取一些小的、有限的、试探性的步骤，但是在通向真正核裁军和全面彻底裁军的道路上所必需采取的更基本的、决定性的步骤是不可能被采取的，除非意愿和态度发生了变化。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老虎不会变成素食者，但我们的确希望到今年8月时，在思想和意愿方面情况将有所好转，以便真正的裁军谈判能够在本委员会中进行。

我愿指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议程项目1。在过去三年另三个月的时间里，在本委



(贾亚科迪先生, 斯里兰卡)

员会中主要关心的问题是核裁军。核禁试被列为最高优先项目。在为达成这一项目设立一个有适当职权的工作小组进行了长期和持久的努力之后, 我们面前出现了能够成立一个具有一致通过的职权的工作小组的乐观前景。请让我坦白地说, 为全面禁试特设工作所通过的职权并不正好是我国代表团所希望或要求的。但是和 21 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一起, 我们一直愿意接受能解决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并能够在委员会中一致通过的一种职权。我国代表团愿对你, 主席先生, 对三月份的主席阿莱希大使和委员会中所有尊敬的代表们, 以及贾帕尔大使, 对于你们在解决这一困难的问题中所进行的十分艰苦和有献身精神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向所有的代表团表示我们真诚的感谢, 因为他们表现出了最大的灵活性和最大程度的明智, 使委员会在本届会议闭幕前能够通过一项设立一个有可以接受的职权的工作小组的决定。我们认为, 考虑到你今天的发言, 所有作出的解释、说明和定义, 存在真正的可能, 在该职权的基础上开始最后能导致全面禁试条约的工作进程。

结束发言时, 请允许我说, 我们本来希望本届会议获得更有实效的成果, 但这并没有实现。我们希望, 第二届特别联大将提供新的动力, 以便能够在夏季会议时使委员会取得更高水准的成就。

主席先生, 我愿和所有以前的发言者一样, 向你表示深切的感谢, 感谢你今年为加速委员会的工作, 以及达成我们工作中的一致同意方面所作的宝贵贡献。你的耐心和指导已经为我们在委员会中所取得的微小成功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委内瑞拉): 主席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对你指导本委员会 4 月份工作的方式表示祝贺。我们要求被列入今天的发言名单是由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刚才通过的那项非常重要的决定。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就我们议程项目 1, 题为“核禁试”设立一个具有本委员会所有成员均可接受的职权范围的工作小组。我国代表团对于事实已证明作出这个决定是可能的, 表示十分满意, 并且要向你, 主席先生和向意大利的阿莱希大使表示祝贺, 在你们的指导下, 使谈判达成了这个协议。我们还要向那些在谈判过程中出力最多的代表团, 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本身, 以及当然也要向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表示我们的祝贺。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我在这个春季会议结束阶段要求发言，目的是要强调指出我国代表团有关某些问题的立场，并且还要说明我们用以估价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进展的态度，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我们已经通过。

自1978年5月第一届特别会议以来，裁军谈判委员会一直是在变化着的，有时是令人不安的环境下主持谈判的。人们会注意到，1979年，紧接着第一届特别会议之后的第一年，从相互充实思想和健康地交换对裁军措施的看法，特别是对核裁军的看法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是最富有成果的一年。在此期间，特别是21国集团敦促主要的核武器国家采取更具体的裁军措施。21国集团在其工作文件中坚决主张有必要就议程中之各具体项目设立工作小组。21国集团还敦促就核禁试进行三边谈判的各方，将其谈判的进展情况通知裁军谈判委员会，并使裁军谈判委员会更直接地和更活跃地卷入这些谈判中去。它还寻求澄清悬而未决的问题。21国集团曾一再要求美国和苏联恢复和完成它们就化学武器公约进行的双边谈判。不幸的是，对这些要求的反应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双边和三边谈判现已中止，从而妨碍了委员会把注意力集中于两个最重要的议程项目。有人还采取了打乱《最后文件》中规定的优先次序的行动。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中子弹和更尖端类型的化学武器正在被部署和研制。爆发一场核战争的危险已大大地增长。面对这一切，人们举行群众示威游行，反对核军备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发展的不断升级，反对为一场可能的核战争准备场所的政策。全世界人民都在呼吁停止军备竞赛、彻底消除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冻结核武器的试验。领导人和有见识的人士和组织已对核威慑理论提出了挑战。看来对这种自发的群众运动不容忽视，特别是考虑到将来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目标之一，就是动员世界舆论来支持裁军。这届特别会议的议程包括有裁军教育，训练和公众情报活动这样的项目。因此，我国代表团表示，希望说服某些核武器国家抛弃所谓的“有限核战争”理论，因为在这种战争中不会有获胜者。

我国代表团认为，审议和通过一项综合裁军方案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列入委员会提交第二届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中的特设工作小组

(特雷费先生, 埃塞俄比亚)

的报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件, 值得我们进行彻底研究。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样的建议: 即为使这样的一个方案符合实际, 它必须包括时限和明确规定的目标、原则及有待谈判的优先次序。这个世界已急切地等待着看到开始一项如我们正在努力拟订的综合方案已二十多年了。因此, 时限定在2000年之内是有道理的。按照《最后文件》第50段的精神, 我国代表团衷心希望, 质量上改进和发展核武器系统将能停止。接着停止所有这种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生产, 最后导致一项综合的、分阶段的方案, 逐步和均衡地削减储存: 以期尽可能早地最终和彻底消除这种武器。大会在第35/152J号决议和第36/92F号决议中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就拟定一项综合裁军方案进行谈判。以便在第二届特别会议上提交大会。报告中有关综合裁军方案的部分我们刚才已通过, 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方括号, 然而体现了两年多来的艰苦工作。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给予特设工作小组富有才能的领导。我国代表团表示, 希望将来能认真谈判有关方案的措施、阶段和性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主席先生, 由于你的、以及阿莱希先生的不懈努力, 由于你所使用的技巧, 我们现在已达成了一致意见, 并提出了核禁试条约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据我看来, 能够达成一致意见, 不仅是由于21国集团采取了灵活立场, 而且也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特别是在今天上午你所主持的协商会议上表现了合作与妥协的精神。我国代表团向所有对这一成功作出贡献的代表团表示祝贺。我国代表团的<sup>理解是</sup>, 这个职权范围将使特设工作小组能够按照21国集团文件(CD/18i)精神谈判有关将纳入一项条约草案的范围、核查与遵守、最后条款以及其他组成部分的问题。而这项条约可望导致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我国代表团还这样理解, 即特设工作小组在准备条约草案时, 将考虑到所有的现有提案和未来的倡议。主席先生,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赞成你的发言, 对所有在我们工作中显示了妥协和合作精神的代表团表示赞赏。

最后,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 在波兰的苏伊卡大使主持下的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在韦格纳大使主持下的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以及在巴基斯坦的阿赫迈德大使的富有才干的主持下的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工作小组都已经在工作中取得了进展。

南吉拉先生(肯尼亚): 主席先生, 尊敬的各位代表, 本届裁军谈判委员会会

(南吉拉先生，肯尼亚)

议就要休会了，我要冒昧地表示，对于你在任主席期间用以指导我们的审议工作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我国代表团感到真的赞赏和满意。主席先生，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特别是在最近的约四天中，在我们的谈判中出现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幸运的是，你的不懈努力的最终结果并不是太消极的，特别是如果根据2月2日在这里开始会议以来所举行的讨论为背景来衡量的话。

先生，请允许我也对你的前任、意大利的阿莱希大使和伊朗的马哈拉蒂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谢意，同时还要感谢墨西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基斯坦和波兰的大使们，他们曾不偏不倚地履行四个工作小组主席的职务。我还要称赞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及其全部工作人员，以及译员，他们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向我们提供了出色的服务。

肯尼亚代表团不打算全面评价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但是，我必须重申我们的中心观点之一，即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性质上仍存在着许多漏洞，而本委员会必须充分致力于这个问题。即将来临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将为我们提供这样做的一个良好机会，并且我希望，当我们对第一届特别会议的建议执行的情况进行审议和估价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并决心执行关键的要求，即委员会是唯一多边谈判的论坛，进行实质性谈判，而不仅仅是一个辩论裁军问题的团体。在更积极的一点上，我认为委员会在其本届会议上，就其工作的重要领域内已达成了协议，并且认为不仅在第二届特别会议期间而且在委员会1982年夏季会议期间及以后的时间里都应牢记和依赖这些决定。一个就是我们就委员会提交第二届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已达成的协议，这个协议也许是本届会议的最好成就。根据我的看法，这是一份平衡的报告；尽管这个报告缺乏一种建议的性质，我国代表团愿看到这种通常5年才提交一次的报告具有这种性质。因此，根据委员会在本届会议开始时所规定的指导方针，使报告的结构与内容符合其所应具有的那种特别的性质，特别报告应提供一些具体的和切实可行的建议，供第二届特别联大审议，而不是局限于仅仅概括性地叙述“第一届特别会议以来裁军谈判的状况”。

另一项很值得欢迎的协议——设立一个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刚刚达成，这个协议是根据贾帕尔大使在与各代表团协商后提出的、载入1982年4月21日第67号工作文件的提案而达成的。我们特别欢迎这个积极的发展，因为它触及的一个问

(南吉拉先生, 肯尼亚)

题, 是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间已经正式地和非正式地花了许多时间的。因此, 我国代表团决定不阻碍根据第 67 号工作文件设立一个工作小组, 并不是因为提案本身为全面禁试工作小组提供了最好的职权范围, 而是基本上由于四个原因。第一, 我国代表团得出的结论是, 第 67 号工作文件中的提案迄今为止, 为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提供了最好的机会。第二, 该提案中的职权范围未定, 还有待讨论, 就是说, 一旦工作小组建立了, 它能使该小组讨论有关委员会会议项目 1 的一切问题。第三, 该提案不以任何形式削弱载入 1982 年 4 月 24 日第 CD/181 号文件的 21 国集团——我国是该集团的一员——的立场的有效性。最后, 我强烈认为, 本委员会, 作为国际社会承认的多边裁军谈判的论坛, 并根据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120 段, 必须不受阻挠地行使其就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的合法权利和相应义务。我认为, 绝不能让裁军谈判委员会受害于两个军事联盟和超级大国的集团政治、策略和军事对抗。这些绝不应阻碍裁军事业和裁军的普遍性, 而且不应将裁军谈判委员会变成一个意识形态及有关目的的战场。正如尊敬的斯里兰卡大使昨天告诉我们的, 在斯里兰卡有一个谚语, 大意是“当两只大象谈情说爱时, 最遭殃的是草地”。在斯瓦希里也有个谚语, 大意是“当两只大象打架时, 最遭殃的是草地”。如果两个大象既打架又谈情说爱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联系到委员会的方面, 那么草地就是委员会本身和 21 国集团。因此, 我们将支持旨在使委员会能谈判一项核禁试条约的每一个行动。

在本届会议期间, 就其他项目达成的其他协议, 特别包括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一项业经充实的案文的协议。正如我在前面已说过的, 我国代表团欢迎所有这些协议。显而易见, 我们本来愿意看到在全面禁试问题上取得更大的进展, 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可能达到的。我希望, 接受将全面禁试分成阶段的意见将导致接受全面禁试的其他概念, 特别包括综合裁军方案必须具有的时限、审议和估价, 以及约束力的性质、政治意愿和坚定的承诺等关键问题。否则, 这个综合裁军方案将是一份没有价值的文件。我国愿意在裁军事业中发挥其作用, 而且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将继续最大程度地重视存在于裁军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 我们将呼吁, 将亿万美元——每年挥霍于军备竞赛的巨额金钱——紧急拨给社会与经济发展, 特别是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范围, 拨给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

(南吉拉先生，肯尼亚)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纽约的特别会议一开始，就恢复我们的非正式协商是很值得做的，并且如有可能甚至可在特别会议的筹备委员会会议期间就恢复。最后，我要说，委员会总的来说还应该有一种较好的方式将委员会的活动告知国际社会。在本委员会内确实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的一些还具有重要的性质，但是我必须承认，整个世界对这些事情了解得很少，因此我确实相信，为了裁军事业搞得更好，有必要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对于教育群众和教育政策制订者应该开始执行改进了的计划。主席先生，这些就是我在会议的本阶段要说的几点意见。我非常感谢你允许我发言。

田进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想说明，对核禁试问题，中国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现在各方已同意裁军委员会成立核禁试工作组，中国代表团不妨碍达成协商一致，但保留对些问题进一步评论的权利。

裁军委员会本届会议，由于各国代表团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对本月主席日本大川大使的外交才能和有效工作，中国代表团表示欣赏。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前的严重的国际形势，其主要标志是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和外国占领和拥有最大核武库国家之间日益激烈的军备竞赛，对这个会议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使会议工作未能取得更大的进展。

中国代表团深切希望综合裁军方案能在关于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期间在21国集团的合理建议的基础上予以通过。我们同样希望特别联大能在核裁军问题取得进展。在对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问题上，希望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能改变态度。关于制订化学武器公约，我们希望夏季会议能有更快的进展。

最后，我们期望举世瞩目的关于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能对推动裁军工作作出重要的贡献。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由于昨天我向委员会描述和简单分析过综合裁军方案草案，我认为今天我没有必要再来谈论这个题目了，尽管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它将是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中心议程项目。我要求发言只是为了对另一个题目作一点评论，这个题目在我们的议程中恰如其分地占据着第一位的位置。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墨西哥代表团在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多年来，在大会第一委员会和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成立之前的谈判机构里，以及在本委员会里，我们一直在申述这个立场。上一次较详细地提出我们的立场是在1982年2月2日举行的委员会现届会议的开幕会议上。

那次会议的逐字记录很容易就能查阅，因此现在我没有必要重复那时我所讲的话。我只想说，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而且正是根据这个立场，墨西哥代表团将向工作小组提出“提案”和“倡议”，按照我们今天通过的纳入委员会报告第38段的决定的最后一段，小组在执行委托给它的任务时，应“考虑到”这些“提案”和“倡议”。我们的众所周知的立场是建筑在这些原则和目的之上的，在我们到达我上面提到的段落最后部分所涉及的阶段——通过一项下一年要遵循的在此方面的行动方针时，这些原则将指引着我们的行动。

我在结束这个简短发言的时候，要向你，主席先生，和你的前任阿莱希大使，还要向贾帕尔大使——他作为委员会秘书向你们两位提供了坚定的合作——表示祝贺和莫大的赞赏。你们三位的努力今天由于设立了我刚才提到的工作小组而得到了报偿。我们热切希望，设立小组这件事将成为走向在最近的将来实现世界各国人民徒劳地追求了四分之一一个世纪的目标——即缔结一项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永远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的第一步。

苏恰斯纳（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值此委员会春季会议行将结束之际，我国代表团愿意讲几句话。回顾过去3个月中委员会努力试图完成的工作，我国代表团有理由指出，我认为有些事情是我们大家可以引为自豪的，但是很遗憾，还有许多其他事情则需要以更大的毅力和决心，并投入更艰巨的努力才能取得起码的进展。正如许多代表团所指出的，有没有相互和解的精神仍然是我们在委员会所作的努力取得进展或陷于失败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在我们这期会议的工作中自始至终表现得很明显。我认为这在一切谈判机构都是屡见不鲜的，而我们委员会作为裁军问题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其情况当然尤其如此了。

关于议程项目1，我国代表团是迫切要求早日设立一个附属机构以便就停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谈判的代表团之一，它的心情和前面几位发言者一样，对看到终

(苏恰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

于证明有可能按各国代表团都能接受的职权范围设立一个全面禁试特设工作小组表示满意。我要向全体代表团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所表现的妥协精神使委员会能以达到这种局面是令人钦佩的。我相信这一成就是我们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积极响应联合国大会号召的一个象征，不论它看上去是多么差强人意，但它表明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国际社会寄予日益重视的情况下，是能够维护——如果不是提高——它自己的信誉的。这一情况出现在你的任职期间也是我国代表团感到欣慰的一个原因，因为贵国和印度尼西亚一直有着良好的关系。我应向我们委员会尊敬的秘书贾帕尔大使表示敬意，否则我就是失职。因为我们得以最终达到我们今天这样的阶段，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那熟练的才能。尽管任重道远，但我认为委员会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对于议程项目2，我国代表团不能不表示失望，尽管它也是被《最后文件》列入最优先次序的一个项目，但事实又一次证明不可能在春季会议期间达成一致意见。我国代表团不愿把这种情况看成是委员会方面的集体失败。

在有关消极安全保证的项目问题上，我想简短地表示一下希望，希望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将给予新的推动，使委员会能够在夏季会议履行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职责中取得重大进展，尽管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看来各种障碍是无法克服的。但是我国代表团仍然怀有希望，认为客观现实主义的思想是终久会取得胜利的。

关于化学武器，我国代表团抱有这样的希望，即在夏季会议上，将使主席有可能找到一种工作方法，使特设工作小组能够促进尽早拟订一项公约条款的进程。早日缔结这项公约的重大意义，我认为是十分明显的，这一点在我们由于技术发明的突飞猛进我们正在和时间赛跑，其意义尤其明显。

对于放射性武器这个项目，我国代表团知道特设工作小组工作中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我国代表团和大家一样希望这次春季会议期间出现的障碍最终可以克服。我们认为（工作小组）主席的文件，连同已经、或终于会提出的建议能为我们今后就这一项目进行工作提供一个起点。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确实如你可能已注意到的，载于第CD/283号文件的报告大部分仍然反映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其中有些是带根本性的分歧。但是我国代表团



(苏恰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

希望，在第二次联大特别会议期间或甚至在此之前，通过非正式的联系或协商或其他办法，这些分歧也许可以通过某种为大家所能接受的办法加以解决。我同意前面有些发言者的看法——尽管他们在表达自己这种想法时语气颇为悲观——我们大家和每个人都必须表现出一种现实主义感，否则我们就不能克服这些障碍。但是我认为，在把这种现实主义感应用于我们进一步朝着解决这些分歧进行努力的同时，我们不应忽视我们希望通过综合裁军方案达到的目标。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能干的主席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在他介绍小组报告的发言中谈到了综合裁军方案的性质问题，对此，我国代表团要简短地谈谈它自己的看法。就我国代表团而言，它准备赞同可能会在纽约出现的关于提出具有约束力性质的组成部分的一致意见，因为我国代表团一向认为单单政治承诺是不够的，正如我们从《最后文件》得到的经验所看到的那样。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提到了几种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大胆地提出下面的意见以供审议：一旦综合裁军方案在联大第二次特别会议上经大会通过，该方案应有可能由各国代表团团长，经各自政府首脑授予全权进行签署。在我国代表团看来，鉴于所有成员国对综合裁军方案寄予的迫切希望，这样做是比较切实可行的。

关于对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重要性大家已经讲了很多。看来我国代表团确实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然而，我国代表团想要说的是，自从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第一次关于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以来，已经过去四年之久，因此，再没有比第二次特别会议更好的机会来使我们在1978年会议期间大家作出的政治承诺变成实际行动了。我们这些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们一定会干得很好——因为我猜想我们中许多人将赴纽约出席特别会议——如果我们，不论是集体地还是个别地，也能在这一重要的场合设法表现出一种妥协和相互和解的精神的话。

最后，我想通过你向秘书处的全体成员，其中包括那些在后台工作的人们，如译员和负责安全的官员，对他们在这次期间提供了令人钦佩的服务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衷心感谢和由衷的赞赏。

主席：感谢苏恰斯纳大使的发言。委员会已听取了最后一个人的发言。还有哪

(主席)

个代表团要发言吗？

唐·南吉拉（肯尼亚）：我只想更正我发言中的一个口误。我应读为“本委员会必须不受阻挠地行使它就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的合法权利和相应义务”而不是我原来说的那样。

主席：谢谢南吉拉博士的澄清。

尊敬的代表们，我认为我们到了结束1982年前半段会议的最后讨论的时候了，感谢你们大家今晚的贡献。我还要诚挚地感谢大家对主席的赞扬。

我们还有一项事情要讨论，这是你们都清楚的。今天下午非正式会议结束时我们同意在全体会议上再讨论1982年第二期会议的日期问题。我很遗憾，关于夏季会议的开幕日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尽管在这次全体会议期间进行了幕后的磋商，但我看在今后几天内不大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6月第二次联大特别会议期间，在纽约举行一次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到那个时候，也许届时有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因为有些问题会比现在看得更清楚了。我希望你们同意这一程序，根据我们的议事规定第8条，这样做是允许的。

额尔德姆比列格（蒙古）：主席先生，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正在谈到的问题要在全体会议发言和休会之后，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讨论。因此我请求正式会议现在就暂停，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以便你充分陈述你的意见。如果这个建议是作为主席的建议提出来的，我有点担心它可能会促使讨论在正式会议上进行下去。

主席：非常感谢。额尔德姆比列格大使的建议大家都听到了。

德索萨·埃·席尔瓦（巴西）：主席先生，为了不致使已经进行了太久的讨论时间拖得过长，让我们考虑一下，有四个代表团对这个问题有兴趣——你自己的代表团，7月份之前委员会的主席、肯尼亚、墨西哥和蒙古代表团。因此我建议我们的会议暂停，同时这四个代表团在你主持下相互进行协商，把你们作出的决定向委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

员会报告，希望并相信委员会将立即同意你们四个代表团可能取得的结果。

主席：感谢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你们同意接受额尔德姆比列格大使的建议并把这次裁军谈判委员会全体会议暂停，在委员会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之后立即复会吗？对这个程序有一致意见吗？

加西亚·罗夫莱斯（墨西哥）：主席先生，感谢尊敬的巴西代表，承他好意建议我应作为这一小组的成员，但是我要请你和尊敬的巴西代表放心，就我来说，墨西哥很快就要担任委员会主席这件事对我们给夏季会议决定一个合适的开幕日期没有丝毫影响。正如我今天下午说过的，同时几个尊敬的代表们也说过，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了。我完全同意你刚才提出的程序性建议。我也同意今天下午会议开始时你提出的建议和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对你的建议提出的修正案。我不反对暂停这次会议和举行非正式会议，但是有一个条件。我认为非正式会议不应超过15分钟，然后我们应立即在全体会议上作出决定。我不同意会议暂停的时间超过15分钟。

主席：非常感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会议暂停转入非正式会议的建议已得到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附议，条件是非正式会议不超过15分钟。有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就暂停全体会议转入一次非正式会议。

就这样决定

会议于下午10时暂停，10时20分复会。

主席：（大川美雄大使）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式会议复会。

索拉·比拉（古巴）：主席先生，鉴于本委员会不能就它在夏季重新开始工作的日期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建议委员会应决定在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会议的联大特别会议期间，在纽约举行一次由现在主席日本大使召开的会议，对夏季继续开会的日期作出决定。

主席：谢谢索拉·比拉大使的建议。对这一建议有什么不同意见？看来没有反对意见，那我将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已决定于6月在纽约重新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

纳扎尔金（苏联）：主席先生，在通过这样一项决定之前，我想建议我们作一次最后的努力，以便现在在日内瓦通过简短的协商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因此我提请你再暂停会议3到4分钟。

加西亚·罗夫莱斯（墨西哥）：主席先生，我们不是在这里开玩笑：我们刚刚暂停了15分钟的会，我反对再暂停了。

额尔德姆比列格（蒙古）：我完全同意尊敬的苏联代表提出的建议。

主席：恐怕不大可能就苏联纳扎尔金先生提出的建议达成一致意见了。

额尔德姆比列格（蒙古）：蒙古代表团觉得很难同意尊敬的古巴代表提出的建议。

主席：唯一的其他办法就是在不作出任何决定的情况下休会。否则就看你们是否同意明天再开会？

额尔德姆比列格（蒙古）：如果委员会没有就我们第二期会议的开幕日作出决定就解散，那是违反我们的议事规则的。所以我向你请求，并通过你向委员会的全体成员请求，同意这次会议再暂停4到5分钟以便该小组再进行协商并作出决定，这样我们就能结束第一期会议的工作了。

主席：会议暂停5分钟。

会议于下午10时25分暂停，10时35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3次全体会议重新开始。我认为大家对我建议6月在纽约举行一次本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没有一致意见。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是今天晚上不要作出任何决定，但于明天上午10时30分本委员会再举行一次会议。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意见吗？

维伊沃达（捷克）：我想请求会议在10时举行，因为再晚了我有别的事情。

主席：我刚刚接到通知说没有译员，所以会议只能在下午举行。

加西亚·罗夫莱斯（墨西哥）：主席先生，我想我们在这里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我自己——已按照结束这次会议的定好的日期订了我们的计划。明天我有个约会没法变动，而且说实话，我并不认为今天和明天上午10时30分之间会发生什么能改变这种局面的事情。我们有理由希望在现在你说的6月份在纽约之间或7月初，或在5月初筹备委员会开会期间局面可能有所改变。但在现在和明天之间确实不会有什么改变。因此，目前适用的是议事规则第7条规定，其中提出：“一有实际可能，委员会将尽快决定第二期会议的开始日期……”。就目前来看并没有实际可能性，因此，我们应该或者通过你一开始提的建议，或者把问题交给你去决定，在你认为适当的时候召开一次委员会的会议。

主席：非常感谢你。看来在明天再举行一次本委员会的会议问题上显然不会达成一致意见了。我还有另外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就是议事规则第7条规定所说的：“一有实际可能，委员会将根据它工作上的需要尽快决定第二期会议的开始日期及年度会议两期会议的结束日期”。这儿关键的用词是：“一有实际可能尽快地……”。今天晚上我们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了，因此我们将在实际上有可能时马上作出决定。这看来是我们走出死胡同的唯一出路。

梅列斯卡努（罗马尼亚）：主席先生，我确实感到遗憾，但我想你在结束这次会议时不得不宣布下一次全体会议的日期的，我认为这会产生一个真正的难题。恐

(梅列斯卡努先生, 罗马尼亚)

怕我们在目前情况下不能使用议事规则第7条规定, 我的确认为你必须在这次会议结束时(不论你什么时候结束)必须得宣布下一次裁军谈判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什么时候开会, 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会议。否则, 就意味着委员会还在开会——继续在会议期间——或是已不再存在。很抱歉, 我并不是想把事情更加复杂化, 但我想不出其他解决办法。

主席: 如果行得通, 我是愿意宣布我们下一次开会的日期的。但是因为目前在情况下它行不通, 我只能说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有待宣布之日召开。

索拉·比拉(古巴): 真的这个问题看来比J-1和J-2方案给我们带来的困难还大。我们建议你向委员会提出委员会将于8月3日开始工作和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于7月23日开始工作的建议。这将满足21国集团若干成员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要求, 因为我们没有听到对这些具体日期的任何反对意见。有一件事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安; 这就是如果我们不作出决定, 根据议事规则, 我们就不能结束这次会议, 而如果我们不能结束这次会议又会给我们造成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 因为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能提交我们大家同意的报告。因此我们建议你试图了解一下是否一致同意裁军谈判委员会8月3日开始工作,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7月23日开始工作, 把秘书处对委员会夏季会议指出的闭幕日期也连同一起考虑。

额尔德姆比列格(蒙古): 蒙古代表团不仅不反对而且支持尊敬的古巴代表提出的建议。

主席: 古巴提出建议, 裁军谈判委员会从8月3日,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从7月23日开始举行会议。大家是否一致同意这个已得到额尔德姆比列格大使附议的提案?

利德戈尔德(瑞典): 我曾在我们的非正式会议上提过一个建议, 我可以说我完全同意尊敬的古巴同事的意见, 如果我们不能在夏季会议的开幕日期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就休会, 这对我们是很有害的。当我提出我的建议时得到的印象是这个建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议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我所听到的对我的建议的唯一反对意见是，它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停止执行我们的一条议事规则。我们目前正处于一种非常困难的局面——我愿意称之为十分特殊的局面。我不能认为我们应在任何程度上受议事规则这样的限制。一些代表团已经说过，议事规则应该指导我们的工作而不应该使我们受不必要的约束。为此，我愿意再次正式提出我的建议，即我们于7月27日开始夏季会议，七月份剩下的那几天里还是由你担任主席。

瓦根马克尔斯（荷兰）：主席先生，我赞成尊敬的瑞典大使的建议。

加西亚·罗夫莱斯（墨西哥）：我也赞成这个建议。

阿金桑亚（尼日利亚）：主席先生，简单地说，我国代表团赞成这个建议。

主席：哪个建议？

阿金桑亚（尼日利亚）：瑞典的建议。

哈桑（埃及）：我支持尊敬的瑞典大使提出的建议。

埃康加·卡贝娅（扎伊尔）：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也支持瑞典代表的建议。

斯蒂尔（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也支持瑞典的建议。

额尔德姆比列格（蒙古）：蒙古代表团可以支持瑞典建议，但有一点修正意见，7月份有该月适当的主席人选，不要主席让一个任期已满的国家的代表担任。如果我对瑞典代表的话理解正确的话，他说的是7月份你应继续作为主席。我们不同意这个建议，因为它违反议事规则。

德博斯（法国）：主席先生，我本来愿意全力支持瑞典的建议，但如果尊敬的蒙古代表坚持应用议事规则，这在事实上是值得称道的，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尊重规则的具文。我们可以决定在8月初召开委员会的下一期会议，然后决定，根据我

( 德博斯先生，法国 )

们必须进行的工作量，我们有必要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因为这个特别会议要在两次例行的会议间歇举行，它可以由现任主席也就是你的主持下召开，这次特别会议可以在7月27日至8月1日之间或7月23日至8月1日之间召开。这样议事规则的条款就可以得到严格的遵守了。事实上我们应该应用第8条规定，它授权委员会主席可以召开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关于为什么召开这种特别会议并没有任何规定。

主席：你是说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不是一次非正式会议？

德博斯（法国）：不是，是议事规则第8条具体规定的特别会议。

主席：你们都听到了这最后的建议。是否一致同意这个建议呢？按照法国的建议，现主席将于7月底召开一次委员会的特别会议，1982年第二期会议将于8月3日开始。你们都同意这个建议吗？

利德戈尔德（瑞典）：主席先生，如果法国的建议能达成一致意见，我肯定不会在这里阻挠通过这个一致的意见。我只想补充说明，我知道还有一个建议，建议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应于7月20日开始工作：我国代表团丝毫不打算改变这一建议，对此，早先似乎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了。

主席：谢谢你。我不认为任何代表团曾反对我们建议的这一部分——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将于7月20日开会。我认为我们已达成协议。

额尔德姆比列格（蒙古）：主席先生，关于尊敬的法国代表刚才提出的建议，蒙古代表团可以持灵活态度。但是这个建议同样是违反议事规则的。如果委员会决定举行一次特别会议，那我不认为这个会议只能开几天就行的。顾名思义，一次特别会议应是专门为了讨论迫切的、高度优先问题才召开的。我对一次特别会议的理解是：这不仅仅是一次正常会议的继续。从这个观点出发，我有反对意见。



萨朗（印度）：主席先生，额尔德姆比列格大使说了，我们必须在特别会议上讨论重要问题，既然那时第二次裁军特别会议刚好已经结束，那我想建议我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特别会议上的讨论题目应该是对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所作决议和建议的审议工作。

主席：尊敬的代表们，解释性发言应很快结束。我打算在11时休会。

米哈伊洛维奇（南斯拉夫）：我一直保持沉默，但鉴于人人都讲了话，我想我应该提个问题。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一定要在7月20日开始开会，有什么具体的理由？它为什么不能与裁军谈判委员会同时开会？有什么具体的迫切性？这就是我的问题。

瓦根马克尔斯（荷兰）：主席先生，如果你真的要在11时结束会议，那我们就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在明天下午再举行一次会议。我想建议我们明天下午再举行一次委员会的会议，即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第174次会议。

唐·南吉拉（肯尼亚）：我国代表团难以接受这个建议。我认为它对我国代表团是不适合的。

主席：我建议11时休会。下一次会议以后宣布。

米哈伊洛维奇（南斯拉夫）：主席先生，我希望澄清，我不是要阻挠达成一致意见：我不过是提出问题而已。

主席：也许我们在明天得到回答。

加西亚·罗夫莱斯（墨西哥）：如果米哈伊洛维奇先生仅仅是提出问题，那末在我们通过尊敬的法国代表提出的解决办法方面，我看到的唯一困难就是尊敬的蒙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古代表对没有十分重要的理由举行一次特别会议的顾虑了。但是我认为尊敬的印度代表萨朗先生提出的理由已足够重要，足以说明有理由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我不反对你以后宣布下一次会议的时间，但是由于我已经说过的理由，我必须说明我反对在明天举行会议。我很抱歉，但情况就是这样。

主席：谢谢你。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会议将在以后宣布。现在休会。

会议于下午11时散会

×× ×× ×× ×× ××